



外国散文精品文库


4
两只手

性与爱的历程

绿袖编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性与爱的历程
绿袖编

两只手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一九九三·西安

(陕)新登字 008 号

外国散文精品文库

两 只 手

——性与爱的历程

老 愚 主编

*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政编码 710062)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安康地区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25 插页 2 字数 135 千

1993 年 2 月第 1 版 199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7-5613-0806-X

1·88 定价：3.90 元

序 言

老 愚

老愚

散文无限地逼近人的内心，它与我们共呼吸。

散文是生命的停顿与放松，它是自然状态下的灵性的呈现。真正的散文表达着人类智慧、情感和意志的完美和极限，因而，阅读大师们的作品，也就是沐浴、领受和被提升，在一个个竖立的标高面前，每一个人都会不由自主地审视自身，沉思默想中一个微小或巨大的觉悟就可能达成。

外国散文的大海里千帆竞发，色彩纷呈。要从这波涛汹涌的激流里取一勺水，让读者感觉到大海本身的姿态和分量，无异于一叶障目。

但我们既然注定要取这一勺水，那就尽其可能多留些大海的气息在里面。

分十个主题选编外国作家们的作品，力图使读者于消闲时略有兴致。

1992年初冬于北京

目 录

- 星辰 [法国]都德(1)
- 说吧,记忆 [美国]纳博科夫(8)
- 爱的渴求 [法国]维克多·雨果(32)
- 珍贵的尘土 [苏联]康·巴乌斯托夫斯基(54)
- 我与华伦夫人 [法国]卢梭(68)
- 致菲莉斯 [奥地利]弗朗茨·卡夫卡(81)
- 阿拉比 [爱尔兰]詹姆斯·乔伊斯(89)
- 母亲的诗 [智利]米斯特拉尔(97)
- 龙卷风 [瑞士]黑塞(106)
- 灯下 [法国]M·亚朗(124)
- 致韩斯卡夫人 [法国]巴尔扎克(135)
- 在八月 [苏联]伊凡·蒲宁(145)
- 古堡的秘密 [美国]凯·邓拉普(150)
- “我和肖邦” [法国]乔治·桑(154)
- 致茨维塔耶娃 [俄苏]帕斯捷尔纳克(170)
- 我要生活 [英国]曼斯菲尔德(178)
- 给谢凯维奇夫人 [法国]马塞尔·普鲁斯特(186)

〔法国〕都德

星 辰

在吕贝龙山上看牲口那阵儿，我整整几个星期看不见人影儿，就看我的狗拉布里和我那些绵羊伴着我独自守在牧场里。于尔山上的隐修教士偶尔打那儿过去采药草，不然我就望见皮埃蒙特某个烧炭人那张黑不溜秋的脸；不过那都是些天真汉，因孤独而沉默，早已失去开口的兴趣，对山下城里乡间所谈的事儿也都一无所知。所以，每隔 15 天，当我从山路上听见我们农场给我送半个月口粮来的那头骡子脖子上的铃铛声，当我看见从山坡上渐渐露出农场学徒小米罗那生气勃勃的面容或诺拉德老婶子那橙黄色的头巾，我可真快活得了不得。我催着来人给我说说山下的本乡新闻，洗礼啦，婚礼啦；但我特别留神的是探听方圆十里之内的绝色美人、我东家的闺女、我们的斯黛芳妮特小姐的动静。我看起来对她不太注意，只是问她晚上是不是常去跳舞，常去聊天，是不是总有新的角色来向她献殷勤；

倘若人家问我这类事儿对我这个山上可怜的牧羊人可能引起什么麻烦，我就回答说我已经 20 岁了，这位斯黛芳妮特正是我这辈子见到的最可心的姑娘。

偏偏有个星期日，我等着半个月口粮，这口粮正巧很晚才到。早上我心里嘀咕：“这准是让大弥撒给耽误了。”后来快中午时来了一阵大雷雨，我思量着路上不好走，骡子怕是起不了程。临了儿，快 3 点钟光景，晴空一碧万顷，青山闪耀着水光与阳光，我竟从滴水的叶丛与涨水的小河中间听见骡子脖子上的铃铛声，这铃铛声就像复活节齐鸣的大排钟声那么欢快，那么轻盈。不过这回骑骡子的可不是小米亚罗，也不是老诺拉德，而是——你们猜是谁！——居然是我们的小姐，孩子们！我们的小姐亲自端坐在柳筐中间，脸上因山间的清风与雷雨的凉意而泛出红晕。

小伙计病倒了，诺拉德婶子往孩子家度假去了。斯黛芳妮特这位美人把这档子事儿都告诉了我，一边下了骡子，还说她迷了路，所以来迟了；可是瞧她这么漂亮的节日盛装，这花饰带，这鲜艳夺目的裙子与花边，她看上去与其说在灌木丛中寻过路，不如说因跳舞而迟到了。啊，娇小可爱的姑娘！我目不转睛，百看不厌。我可真从来没这么近地端详过她。冬天，当羊群下到平原上，当我黄昏回农场用晚餐，她偶尔匆匆穿过餐厅，不大对仆人说话，每每凝妆盛服，显得有点儿高傲——而此刻就在我的面前，又恰恰为我而来，怎不叫人如醉如痴，不知所措呢？

一从筐里拿出口粮，斯黛芳妮特就好奇地往四周环顾起来。她稍微撩起她那条或许会沾上污痕的绚丽而显出节

日色彩的长裙，走进围栅，有心观察我栖身的那个角落，那铺着麦秸、盖着羊皮的秣槽，挂在墙上的我那顶又大又短的斗篷，我那根牧羊棍，我那枝火石枪。那一切她都看得津津有味。

“那么，你就住在这儿，我可怜的牧羊人？总是孤零零一个人，你该觉得多么惆怅呀！你都干什么呢？你都想什么呢？……”

我巴不得回答她，“我想的正是你，东家小姐”，又没法儿撒谎；我窘得简直无地自容，连一句话也说不了。我料定她觉察出我的困境，这个促狭鬼偏拿调皮话来开玩笑，害得我越发尴尬：

“你的情人有时上来看你吗，牧羊人？……她准是金羊姑娘或那位只在山峰上飘然而去的仙女艾丝苔蕾尔……”

正是她自己，在对我说话的时候，仰起头，露出妩媚的笑容，又行色匆匆，化来访为显圣，看上去才真像仙女艾丝苔蕾尔呢。

“别了，牧羊人。”

“再见，东家小姐。”

她于是带着空筐儿踏上了归程。

当她消失在斜坡的小路上的时候，我觉得那些滚动在骡子四蹄下的石子儿一颗一颗地坠落在我的心上。我长久地，长久地听见那些石子儿滚动的声音；直到黄昏我依然像没有睡醒似的，不敢动弹，生怕惊破我的美梦。傍晚，当谷底显得苍郁起来，羊群拥挤着叫唤着回围栅的时候，我忽然听到有人从斜坡上叫我，只见我们的小姐来了，可不像刚才那

么笑容可掬，正因浑身湿透、又冷又怕而直打哆嗦。看来她在山坡脚下发现索格河因暴雨而涨水，竟不顾一切，打算过去，险些儿葬身鱼腹。令人难受的是，在这黑灯瞎火的时刻，再也打不得回农场的主意，因为抄近道，我们的小姐恐怕怎么也找不到路，而我呢，偏又不能丢下羊群。一想到只能在山上过夜，她就十分不安，尤其因为她的亲人不放心。我尽力让她安下心来：

“7月夜短，东家小姐……难熬也就一会儿工夫。”

我赶紧点起一堆大火，烘干她的双脚，烘干她那浸透了索格河水的裙子。然后我在她面前摆上羊奶和软干酪，可怜的少女却不想取暖，也不想进食，看着她那一颗颗大泪珠纷纷夺眶而出，我也禁不住要掉下泪来。

可是夜幕完全降临了。只在山脊上剩下一缕斜晖，一片如烟的残照。我巴望我们的小姐进围栅去休息。往新麦秸上铺了一张全新的好羊皮，向她祝了晚安，我退出去坐在门口……上帝是我的见证：虽然爱的烈火就要烧干我的血，我却没动任何邪心；想到在围栅一角，在看着她入睡的好奇羊群旁边，我东家的闺女，——宛如一只比所有羊都更可贵更清白的羊，——正在安眠，并把自己交给我照管，我只感到一种崇高的自豪。我觉得天空从来没有这么高，星星也从来没有这么亮……忽然，围栅门开了，美人斯黛芳妮特出现了。她无法入眠。羊群不是因搅动而使麦秸沙沙作响，就是在梦中叫出声来。看见她出来了，我就往她肩上盖上我的山羊皮，再拨了拨篝火，我们紧挨着坐在一起，不说话儿。你若曾经露过宿，你准知道，当我们酣然入梦的时候，有个神秘

的世界正在孤独与寂静中苏醒。这时，泉水的歌声格外清脆，池塘发出星星点点的闪光。山上的所有精灵纷纷自由来往，空中有一阵阵极细微的窸窣窸窣声，你好像听得出树枝在变大，野草在生长。白天是人的世界，夜间可是物的世界。当你还没这个习惯的时候，那可真吓人……所以，一听见最细微的声音，我们的小姐就浑身直打哆嗦，尽往我身上偎。有一回，从下面闪闪发光的池塘里传出的一阵凄凉而长的的叫声向我们飘荡而来。同时，有颗美丽的流星往同一个方向从我们头上掠过，仿佛我们刚刚听见的那阵哀鸣声自己闪出一道光似的。

“这是怎么回事儿？”斯黛芳妮特轻声问我。

“有个灵魂进了天堂，东家小姐。”我划了个十字。

她也划了个十字抬起头来，凝神思索了一会儿，又问我：

“那么牧羊人，你们这些人果真都是些巫师？”

“根本不是，我们的小姐。不过在这儿我们住得更靠近星星，星空里发生的事儿我们比平原上的人们更了解罢了。”

“有多少颗星啊！多好看啊！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星……你都说得它们的名字吗，牧羊人？”

是啊，东家小姐……瞧！我们的上空，这正是“圣雅克路”（银河），从法兰西直通西班牙，当年加利西亚的圣雅克在勇敢的查理曼跟撒拉逊人交战时标出来给他指路的。过去些，您就看见那带有四根光芒四射的车轴的“灵魂车”（大熊星座）。打头阵的那三颗星就是“三牲口”，紧靠着第三颗

的那小小的星就是“赶车人”。您看见那雨点般往下落的星星周围吗？那都是上帝不肯收容的灵魂……稍微往下一点儿，这是“耙子”或“三王”（猎户座）。它给我们这些人当钟用。只消望上一眼，我就知道这会儿已经过了半夜了。再往下一点儿，一直向南，“米兰的约翰”这星辰的火炬（天狼星）正闪耀着光芒。关于这颗星，牧羊人总讲起这么个故事：据说有天夜里，“米兰的约翰”跟“三王”和“小鸡笼”（昴星团）一起应邀去参加一位星星朋友的婚礼。“小鸡笼”等不住，头里先从上面的路走了。您瞧它，那上头，天空的极深处。“三王”从下面笔直走，赶上了它；可是“米兰的约翰”这个醒得太迟的懒虫完全落后了，竟发起火儿来，把棍子扔过去，想拦住“三王”。所以“三王”又叫做“米兰的约翰的棍子”……不过所有星星中最好看的，东家小姐，还是我们的那颗，就是黎明我们放羊出去照着我们，黄昏我们赶羊回来时也照着我们的那颗“牧羊人星”。我们又叫它“玛格洛娜”，这美丽的“玛格洛娜星”追求着“普罗旺斯的皮埃尔”（土星），每隔七年就和它结婚。

“怎么！牧羊人，难道还有星星间的婚事？”

“是啊，东家小姐。”

当我尽力向她说明这类婚事究竟是怎么回事儿的时候，我忽然觉得有个细嫩而微凉的东西轻轻地压到我的肩上来。原来是她那昏沉欲睡的脑袋正随着饰带、花边与波浪式鬃发那动听的沙沙声向我靠来。她就这样安然不动，一直偎依到天上的繁星黯然失色，因曙光升起而隐没的时候。我呀，我看着她悄然入睡，内心深处未免有点儿神魂摇荡，但

我受到这从来只带给我美好思想的明朗的星夜的神圣的保佑。在我们的四周，像一大群羊那么驯良的繁星继续无声地运行；我时而想象这繁星中最娇小最灿烂的一颗正因迷路而停落到我的肩上来安眠……

(张秋红 译)

[美国]纳博科夫

说吧,记忆

1

我第一次遇见塔玛拉——给她一个与她的真名有一样色彩的名字——的时候,她15岁,而我大一岁。地点就在圣彼得堡南面地势崎岖但漂亮的乡村(黑的枞树,白的桦树,泥炭田,草地,荒漠)。一场遥远的战争在乏味的进行着。两年之后,那平庸的 *deus ex machina*, 俄国革命到来,造成了我离开这片难忘的风景。事实上,那时候,在1915年6月,黯淡的预兆和后台的轰响,荒谬骤变的灼热气息,已经在影响着俄国诗歌中所谓的“象征主义”流派了——尤其是亚历山大·勃洛克的诗。

在那年夏初和上一年的整个夏天,塔玛拉的名字总是意外地出现(有着虚假的质朴,如此典型地属于打算认真着手时的命运)在我们的地产(禁止入内)和奥列杰日河对岸我舅舅的土地(严格禁止入内)各处。我

会发现它是用一根棒子写在庄园大道泛红的沙子上的，或是用铅笔涂在一扇刷白的边门上，或新近刻划（但没有刻完）在某张古老长凳的木头上，仿佛自然母亲在对于塔玛拉的存在给予我神秘的预先告知。在那寂静的6月傍晚，当我发现她十分安静地站在一丛桦树中（只有她的眼睛在动），她似乎是自然而然产生在那里的，在那些警戒的树木中间，有着神话中一次显现的缄默的完满。

她拍死了她等待着落下来栖息的马蝇，接着赶上了另外两个呼喊着她的，不那么漂亮的女孩。少顷，从河上的一个有利地形，我看见她们走过了桥，灵巧的高跟哒哒而过，三个人全都把手藏在她们海军蓝外衣的口袋里，并且，因为有苍蝇，不时地摇晃她们系着丝带，花枝招展的脑袋。很快我跟踪塔玛拉来到了她家在村里租住的质朴的dachka（夏季村舍）。我会在近处骑马或自行车，带着一次耀眼的爆炸的突然感觉（此后我的心不得不用很长时间从它降落的地方回到原处），我时常在道路的这个那个乏味的拐角遇见塔玛拉。自然母亲除去了她的第一个女伴，然后是另外那个，但直到8月——1915年8月9日，以彼得拉克式的精确，在那个季节最晴朗的下午4点半，在我留意到我的闯入者进来的那座五彩窗的篷屋——直到那时，我才聚集想了足够的勇气来向她说话。

透过那面被细心拭过的时间透镜，她脸孔的美仿佛像往日一样近，一样明亮。她矮小，有点趋于丰满，但很优雅，有纤细的足踝和柔韧的腰肢。一滴鞑靼或切尔克斯的血液也许解释了她快乐的黑眼睛微微的歪斜，与她青春焕发的

脸颊的幽暗。一层轻柔的软毛，与人们在杏仁果上发现的相似，以一圈光耀的美丽圆边画出了她的侧影。她责备她浓密的褐发难以管束，并威胁要把它剪短，并且确实在一年之后剪短了它，但我总是回忆起成它最初的样子，被激烈地编成一根很粗的发辫，在她脑后弯上去用一个黑色丝绸的大蝴蝶结系住。她可爱的颈项总是裸露着，即使在彼得堡的冬天，因为她设法得到允许免除了一个俄国女学生制服上令人窒息的领子。无论何时她说出一个逗人的见解或是从她大量储存的次要诗歌中抽出一段叠韵诗句，她总是以一种最动人的方式来扩大她的鼻孔，带着一丝愉快的鼻音。然而，我从来无法完全肯定她何时严肃何时不严肃。她准备就绪的笑的涟漪，她飞快的说话，她非常依赖小舌的 r 的滚动，她的下眼皮温柔的，潮湿的闪烁——事实上，她的所有特征都令我狂热的沉醉，但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它们并不泄露她这个人，而是倾向于形成一道灿烂的面纱，每当我试图多了解她一点，它们就使我陷入困境。当我告诉她我们将在 1917 年末，我一完成学业就结婚时，她会静静地称我傻瓜。我想像过她的家但十分模糊。她母亲的名字和父名（这是我对这个女人了解的一切）有商人阶层或圣职人员的意味。她的父亲，我推想，对他的家庭几乎是毫不关心，是南方某地一处大领地的管家。

那一年秋天来得很早。到月底，一层层落叶堆积，深及脚踝。有奶色边缘的黑如天鹅绒的赤蛱蝶航行穿过空地。那位家庭教师，我兄弟和我在那个夏天被托付给他乖僻的照料，时常躲在灌木丛中，借助于他在阁楼上找到一架望远镜

窥视塔玛拉和我；但有一天，却轮到了这个窥视者被我舅父紫红色鼻子的老花匠阿波斯托尔斯基（另外是除草姑娘的一个大特技表演家）所观察，他很温和地向我母亲汇报了这件事。她无法宽容窥视，此外（尽管我从未对她说起过塔玛拉）从我以一种值得褒扬的客观精神向她朗诵的，而她珍爱地用一本特别的札记簿抄录下来的诗里，她对我的浪漫史了解了她想要了解的一切。我父亲随他的团体到别处去了；当他一个月后从前线归来，在熟悉了这材料之后，他确实感到有责任向我问几个相当令人发窘的问题。但我母亲心灵的纯洁支持着她，并且还将支持她，度过更糟的困境。她满足于怀疑地，尽管不是粗暴地摇头，叫仆役长每夜在亮着灯的露台上给我留一些水果。

我带我可爱的姑娘到树林中所有那些秘密地点，我曾在那里如此热情地做过遇见她，创造她的白日梦。在一片特别的松树丛中，我离弃了想像的织物，我品尝现实。那年我舅父不在，我们因此也能自由地迷失于他巨大，茂密，两个世纪之久的花园了，在它从中心一座喷泉放散而出的主道与迷宫般的小径上有染上绿苔的石头雕成的古典跛足者。我们“摇晃着手”走路，有乡树的风情。我在沙砾车道的边界上，在老普里亚波斯托尔斯基遥远慈祥的目光之下为她摘下天竺牡丹。时常，当我送她到家，或到她家附近，或至少到村里的桥上时，我们就感到不那么安全了。我记得在某一扇白色大门上胡乱刻下的，联结我们姓名的文字，带有奇特的小字尾，以及，与村子里痴呆者的涂抹稍稍隔开些，用我熟知的粗糙字体写下的古训“审慎是热情之友”。有一次，在日

落之际，在橘黄与黑色的河边，一个年青的 dachnik（度假者）手里提着个骑行背囊，在经过时向她鞠躬；对此她羞红了脸像一本小说里的一位姑娘，但只带着一丝勇敢的嘲弄说，他从来没骑过马。又一次，当我们出现在公路的一个拐角，我的两个妹妹因她们狂热的好奇心，差点儿跌出转弯驶向桥头的那辆红色家用“鱼雷”。

在黑暗的雨夜我会把我的自行车灯与碳化钙的魔灯装到一起，遮住一根火柴不让狂风吹灭，并且，在玻璃中囚禁了一支白色火焰，小心翼翼地驶入黑暗。我的灯投下的光圈将衬出在路心错杂的水潭与边缘上长长的草地之间，道路那潮湿，平滑的肩膀。像一个摇晃的鬼魂，当我开始疾驰下山冲向河水的时候，苍白的光线会迂回穿过拐角处一道粘土的堤埂。过了桥道路再次向上倾斜，与罗杰斯特维诺——卢加公路交汇，就在那交汇点上方，一条步道在滴水的素馨花丛中攀上了一道险峻的陡坡。我只有下来推车。当我到达了坡顶，我灰蓝色的灯光跳动着横过我舅父那无声的，门关闭的宅邸背后 6 根柱子的柱廊——像它在今天，半个世纪后会是的那样无声，门关闭。那里，在她追踪着我车灯上升的之字形的那个拱形遮蔽所的角落里，塔玛拉会等待着，背靠着一根柱子在宽阔的栏杆上休息。我会关上灯摸索着走向她。一个人感动得更加滔滔不绝地讲述这些，讲述一个人总是希望会在词语动物园的困笼中幸存下来的许多别的东西——但聚集在房屋近旁的古老的菩提树在不倦黑夜中吱哑作响，汹涌澎湃，淹没了摩涅莫绪涅的独白。它们的喟叹将会平息。可以听见门洞一边的雨滴，水的一个小小